



以海为田

向海而生

向海而生

陈小平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以海为田

向海而生

向海而生

陈小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向海而生 / 陈小平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7.6

ISBN 978-7-5063-9543-4

I. ①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0877 号

向海而生

作 者: 陈小平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化·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543-4

定 价: 4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上部

难忘

福建

首桶油

第一章	湄洲湾春潮涌动	/	003
第二章	追梦者前赴后继	/	021
第三章	先遣队挥师南下	/	053
第四章	主力军会师湄洲	/	069
第五章	拓荒牛国庆献礼	/	087
第六章	太炼化宏图开篇	/	101
第七章	福建省一号工程	/	123
第八章	小渔村万人动迁	/	135
第九章	跨国恋四方联姻	/	145

下部

万里
海疆
第一湾

第十章	南岸北岸一体化	/	167
第十一章	闽海之最青兰山	/	193
第十二章	五大战役千帆竞	/	217
第十三章	动车向着大海跑	/	231
第十四章	湄港转眼起飞鸿	/	245
第十五章	击水三千黄干岛	/	257
第十六章	骑鲸蹈海罗屿港	/	269
第十七章	海商聚落土坑村	/	281
第十八章	万里海疆第一湾	/	297

难忘
福建
首桶油

上部





第一章

湄洲湾 春潮涌动

东南闽地，背山面海。海中有一个形似仕女眉黛的小渔岛，叫湄洲岛。岛屿与海岸之间，一湾海水碧蓝澄澈，即为湄洲湾。湄洲湾三面环山，北靠莆田，南向泉州，西接仙游枫亭。湾口朝东南方向敞开，面临台湾海峡，隔海相望的就是宝岛台湾……



湄洲湾港肖厝港区

1980年冬天的一个上午，北京，中南海。

项南赶到怀仁堂时，发现胡耀邦、习仲勋、宋任穷、万里等同志都在，还有中组部陈野萍副部长。他预感到这次中央召见非同寻常，但很快就平静下来，毕竟是扛过枪，见过大世面的。

万里先开口：“福建南下干部很多，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但是有一个问题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就是福建省是一个侨乡，有几百万华侨在海外，但是现在福建省的省委书记、福建省的省长，没有一个是福建人，华侨感到很遗憾。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，所以中央考虑呢，要找一个福建籍的同志，会讲福建话的、了解福建情况的人，到福建去主持工作……”

项南一听，心想：“大概是在打我的主意了。”

接着，宋任穷同志说：“项南同志啊，中央想叫你到福建去工作，怎么样？”

项南心里有准备，委婉地推辞：“我到哪里工作都没有意见，问题是万里同志讲的那几条啊，跟我都沾不上边。我是福建人这一点倒是不错，算是福建籍的同志。但是，我很小就离开家乡了，解放后也没有在福建工作过，不会讲福建话，对福建情况也缺乏了解……”

在座的几个人一听都愣了，项南同志怎么这样一根筋呢？顿时，大家都没有话说了，安静得能听到心跳。

过了一会儿，胡耀邦突然拍起沙发扶手，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笑道：“好，那更好，更超脱！”

几个人一听，都愉悦地大笑起来。

屋外，雪花飞舞。屋内，笑声朗朗。

项南也不好再推辞，欣然接受了中央的决定，时年六十二岁。

项南动身南下之前，胡耀邦、邓颖超、李先念、廖承志等分别约见了，谈了对福建工作的看法和意见。

胡耀邦殷切嘱托：“为官一方，要认清省情，抓住特点和优势才能做文章。多年累积的问题要想短期内理清，必须得有个突破口才行……”

邓颖超主要与项南谈了对台工作：“对台工作是八十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。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，具有地理位置的独特优势，加上血缘相亲、语言相同、习俗相近，在发展两岸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。对台工作中央已有既定政策，工作主要靠你们福建去做。这方面福建可以做许多工作，福建应该成为祖国统一的基地……”

项南深感肩上沉甸甸的担子，担子的一头是改革发展，一头是和平统一。

1981年1月12日下午，北京火车站。刚刚被中央任命为福建省委常委的项南，谢绝了福建省委盛大的欢迎仪式，静悄悄地登上了前往福州的列车。第45次特快列车缓缓驶出车站。内燃机发出低低的轰鸣声，划过旷野，久久地回荡。车轮飞转，白底黑字的车标“北京—福州”一掠而过。

此一去，有分教，从此难做平凡人。

1981年1月14日早晨7时30分，第45次特快列车经过四十余小时的奔波，抵达福州车站。

从这一天起，项南的名字便和福建的改革开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然而，改革难，走在改革前列更难。初来乍到的项南压力山大。

1981年1月20日，是项南到福建的第七天。这一天，福建省委召开党代会。会上，福建省委常委项南第一次公开亮相，做了题为《谈解放思想》的讲话。

1981年1月23日上午，项南征得福建省委常委会同意，开始了上任后的第一次调研。他从福州向闽南进发，途经福清、莆田、泉州、厦门，

再到龙海、漳浦、东山……

项南在全省走了一圈，对福建省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特别是天然良港湄洲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二

东南闽地，背山面海。海中有一个形似仕女眉黛的小渔岛，叫湄洲岛。岛屿与海岸之间，一湾海水碧蓝澄澈，即为湄洲湾。湄洲湾三面环山，北靠莆田，南向泉州，西接仙游枫亭。湾口朝东南方向敞开，面临台湾海峡，隔海相望的就是宝岛台湾……

1981年春，一位长者伫立在湄洲湾畔。他头戴鸭舌帽，身穿旧式棉袄，脚蹬黑布鞋。这位睿智的长者就是项南。

湄洲湾地处福州、厦门的中点，北岸属莆田市，南岸属泉州市，距环球航线仅15海里，距上海港和广州港在500海里左右，距台中港仅72海里，距台湾基隆港178海里，距高雄港194海里，是大陆与台湾直线距离最近的港口。湄洲湾既是闽东南陆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，又是东南海上航线的—个辐射中心。早在1919年，孙中山先生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提出开发建设湄洲湾的宏伟构想。1936年，萧碧川在湄洲湾南岸创建碧霞洲国际商港，为先行者描绘的宏伟愿景画上了壮丽的第一笔。1970年，周恩来总理在对外商贸交往中，提出把湄洲湾作为商业大港开发利用。改革开放后，两位英国港口专家来湄洲湾肖厝港考察，感叹道：“像肖厝这样的天然良港，到现在还呈现自然状态，世界少有……”

福建省大陆海岸线总长3752公里、海岛海岸线总长807公里，共有9118里。在海峡西岸的万里海疆中，湄洲湾不但自然环境得天独厚，而且人文环境十分独特。这里是海上和平女神——妈祖的故乡。妈祖生前是湄洲岛上的一位渔家女子，专以行善济世为己任。妈祖逝世后，乡人

感其生前治病救人的恩德，建庙祀之。台湾民众自古有信仰妈祖的习俗。改革开放之初，海峡两岸尚未“三通”。台湾渔民就利用躲避台风的机会偷偷来到湄洲岛，朝拜妈祖……

项南久久地凝望着宝岛台湾的方向，谁也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。从此，他对这个天然良港有了牵挂。

只是如何开发建设湄洲湾，项南还没有具体的思路……

事有凑巧——不久，一份关于筹建福建炼油厂的报告，摆在项南的案头。这份报告阐述了福建省此前两次筹建炼油厂而未成功的艰辛历程……

1958年初，福建省拟筹建年产25万吨炼油厂，选沙县城关一带为厂址。1960年，由于国家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而停止了筹备工作。

1975年，国家计委主任顾明到福建考察，向福建省政府提出：“过去，福建因为地处国防前线，国家没有在福建进行大的投资；现在，海峡两岸气氛缓和了，形势好了，国家准备在福建投资建设一座炼油厂，年炼油能力250万吨，原油由国家平价供应，预算投资3.5亿元人民币，工人3000人；这个炼油厂建成后，就可把福建的工业带动起来，把福建工业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”他建议福建抓住时机，选好厂址。

当年，投资3.5亿元对于福建来说是一件大事。顾明到福建考察后，福建炼油厂筹建处随即成立。

在沿海建设炼油厂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一是要有一个可以停靠5万吨以上油轮的深水泊位；二是要有一个可供厂房建设的陆域用地；三是要有可靠的淡水资源供给。

1976年4月至8月，福建省再次进行炼油厂选址工作，从宁德三都澳至厦门港沿海各个海湾，勘探了44处候选厂址。

1976年12月下旬，燃化部规划设计院一行五人到福建，对44个候选厂址进行踏勘。国防部门提出，原油不能过马祖岛。后来，燃化部规

划设计院的专家建议：5万吨级码头选择在宁德罗源湾，厂址从罗源湾的大官坂、文山及福州的快安、魁岐等地筛选。

1977年4月，燃化部专家一行十一人到福建选择厂址，因大官坂地质差、文山场地不够，初定福州魁岐为厂址。石油码头拟建在连江，距厂址约60公里。这年8月，福建省革委会向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报送福建炼油厂的计划任务书，年加工原油250万吨。

魁岐厂址在闽江入海口处，是一个江滩围垦，大约3000亩。石油部门对魁岐厂址不满意，压了一年多没有批。福建省政府坚持原定方案。最后，石油部门尊重地方意见，给予批复，但不承担设计任务，由福建自己解决。

1978年8月，福建炼油厂筹建处成立。两个月后，福建省邀请全国28个单位的专家在福州梅峰宾馆召开福建炼油厂设计论证会。这次会议开了近一个月。

众专家认为：魁岐厂址是江滩围垦，淤泥深厚10米，要把3000亩面积的淤泥全部挖除掉，再回填600万立方米沙子作为沙基，这样的基础投资大得不得了；再说3000亩的建设用地太小，没有发展的余地。

福建省军区也投了反对票：“炼油厂的厂址正好在空军起飞线上，炼油厂建成后有根百米高的火炬日夜燃烧。这会影响飞机的起飞和降落。如果炼油厂要放在这里，那么飞机场就要搬家，请省里向中央军委写报告，请军委批准飞机场搬家！”

军方的发言威力大，像放了一门大炮，彻底把魁岐厂址否定了。

这事怎么能惊动中央军委呢？福建省军区投反对票的第二天，福建省革委会就宣布结束论证会，改选厂址。

从1978年12月至1979年5月，福建炼油厂筹建处对马尾的君竹一带围垦地进行钻探及评价，同时踏勘了厦门的上头亭、翁厝及漳州的角美、港尾等候选厂址。

后来，因为国家进行经济调整，没有给福建安排原油供应，福建炼油厂只得缓建。1980年1月1日，福建省政府撤销了福建炼油厂筹建处。

这份报告写得很翔实，引起项南的兴趣。改革开放之初，福建严重缺油，一年用的油料还不如江苏南通一个地区多，迫切需要建设一个炼油厂。他时而在报告上圈圈画画，时而停笔想一想……

“石油是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血液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福建省必将遇到能源短缺瓶颈，建设福建炼油厂符合现实利益，也符合长远利益。”审阅完报告，项南站起身来，背着手，在办公室里踱着方步。突然，他停下脚步，伏案疾书：“开发湄洲湾，建设福建炼油厂。”

三

1981年5月，项南把第三次筹建福建炼油厂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。

然而，第三次筹建福建炼油厂一开始就遭到质疑：“在福建搞炼油厂？金门一炮打过来，什么坛坛罐罐都打烂了。”

由于海峡两岸的长年对峙，福建一直被定位为“海防前线”。既是前线，好像就不好搞建设了。省城福州有一座七层的楼房，叫华侨大厦，算是当年最高的一个建筑。福建的各项经济指标一直居于下游。原为战备而抢修起来的两条出省铁路——鹰厦线和外福线就像两条营养不良的瘦腿，运力有限。全省海岸线长，优良港口多，照理说航海业应该很发达，但长期以来福建没有像样的码头，与外国、外地没有航线，也没有自己的远洋船队。工业基础更是薄弱得可怜，三明钢铁厂、永安水泥厂、青州造纸厂便是福建工业的骨干了，三明深山里的一个火柴厂也算是比较像样的工厂……

“福建是前线，台湾就不是前线吗？他们前线可以搞建设，为什么福建就不能搞建设？真是奇怪的逻辑。这个观念不改变，就谈不上改革

开放。”项南很不理解地诘问，“为什么我们要怕金门，究竟是金门怕我们，还是我们怕金门？为什么中央要求广东、福建两省先走一步，把经济尽快搞上去？这是两个地理位置最特殊的省，一个（广东）面对着香港、澳门，一个（福建）面对着台湾……”

福建和广东因特殊的地理位置，而被中央赋予特殊的政策。1979年7月，中央印发著名的“50号文件”，决定对广东、福建两省实行“特殊政策、灵活措施”，要求两省先走一步，把经济尽快搞上去。中央的决策就是要福建变海防前线为改革前沿！然而，思想的解放和政策的落实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
接着，项南语重心长地说：“1965年，台湾跟大陆人均收入是一样的，都是150美元。现在，台湾人均收入已经是两万美元左右，我们还停留在490美元的水平，差得很远呢。我们的思想束缚太大、太久了……”

潮涌湄洲湾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潮，正席卷而来……

四

“开发湄洲湾，建设福建炼油厂”的理想很美好，但现实很具体：一缺资金，二缺人才，真是举步维艰。

如果说没钱可以借，那么人才却难求。有人才，才能干事业，才能成就事业。毕竟建设港口、建设炼油厂是大工程，既要有大量管理人才，也要有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
可是，改革开放之初，地处沿海的福建太缺乏人才了！福建省委请求中央各部委人才集中的地方支持福建，允许福建去中央各部委招聘人才和从国外引进人才，请求中央多分配硕士研究生、大学毕业生给福建，并增加部属大学在福建的招生名额。

报告是打上去了，可是程序太冗长。1981年6月，求贤若渴的项南

等不及了，亲自进京，到中央部委“游说”。他不为别的，就为“挖”人才。

项南先到外交部，希望把陈荣春调回福建工作。陈荣春是福建惠安县人。项南任一机部副部长的时候，就与他相识了。有一次，项南要去东南亚访问，到外交部汇报。当时，陈荣春正好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，主管新加坡事务。事隔多年，陈荣春的才干仍给项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可是，项南到了外交部才知道，陈荣春已派驻泰国大使馆，任研究室副主任兼大使翻译。

带着遗憾的心情，项南去石化部。在查阅简历时，石化部北京设计院自动控制组王文泰组长进入了他的视线。王文泰是泉州晋江人，毕业于西安石油学院，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进入石油工业学院深造的福建人，参加齐鲁、燕山、武汉等十一个大型石化企业设计、建设。

不久，福建省委组织部的领导找王文泰谈话：“福建要建设一个炼油厂，你来福建就是要筹建这个项目。”

这是王文泰所期盼的——老母亲年事已高，他早就想调回老家工作。于是，他没有多少考虑就答应了。

一个月后，王文泰就调入晋江地区科委，任计量所党支部书记。他上任后就着手湄洲湾南岸肖厝港的规划工作，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毕竟初来乍到，情况不熟，难以下手。

后来，王文泰想起了在晋江建委工作的戴群。在石化部北京设计院工作的时候，他曾多次随王玉翌等专家到泉州考察福建炼油厂的厂址，与戴群见过几次面。

戴群是解放初随军南下干部，从1976年就开始参与开发湄洲湾的前期工作，老马识途。

这天上午，王文泰兴冲冲地去找戴群，却没找着。

下午，戴群回到办公室。同事告诉他：“有位同志来找你，叫王文泰，说是从北京回来的，想和你一起去肖厝，在市科委工作……”

戴群听了，很高兴，估计是王文泰。

第二天，戴群去科委，果不出所料。

寒暄过后，王文泰迫不及待地直奔主题，诚恳地说：“不知道肖厝规划现在还有没有继续搞？”

戴群说：“现在肖厝的事，基本上是我一个人跑，主要是应付一些来肖厝参观考察的人，实质性的工作做得不多。”

王文泰说：“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参加一些工作。”

“你来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搞，你可要多出些主意！”戴群说。

王文泰说：“之前，许多专家到肖厝港考察，认为肖厝建港条件优越，最大的疑虑是供水问题。如果没有充足的淡水供应，肖厝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。当务之急是要形成一个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消除专家对开发建设肖厝的疑虑。”

戴群说：“供水问题不大。这个最为关键的难题已经破解了。国家经委的一位老总看了《福建省肖厝工业区供水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十分满意，认为肖厝供水水源及其供水量是充足、安全、可靠的，其措施只是工程建设的问题，是可行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王文泰惊讶喜地问，“报告是谁作的？”

这事还得从头说起，戴群娓娓而谈——

那是1980年2月的一天，戴群正在办公室看资料，忽然有人撞上门来。戴群问他有什么事？他自我介绍：“我是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，姓朱。我们现在有一批人在厦门做城市规划。泉州距厦门很近，想来泉州看看，有什么工程需要我们帮助做的，这样可以调剂我们在厦门人员的使用问题。”

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是冶金部下属的国家一级设计院，原在东北沈阳，后迁到贵阳，更名为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，主要业务是工业项目的规划工作。